

# 人生在世 李国文

自选插图本·中篇小说卷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人生在世

李國文

自选插图本·中篇小说卷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人生在世/李国文著. —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10.5  
ISBN 978-7-5059-6700-7

I. ①人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55885号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书 名  | 人生在世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作 者  | 李国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 版  | 中国文联出版社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发 行  |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(010-65389150) |
| 地 址  |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(100125)         |
| 经 销  | 全国新华书店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责任编辑 | 薛燕平 苏 晶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责任校对 | 李兰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责任印制 | 陈 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刷  |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|
| 开 本  | 710×1000 1/16              |
| 印 张  | 20.5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插 页  | 1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 次  | 2010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          |
| 书 号  | ISBN 978-7-5059-6700-7     |
| 定 价  | 39.00元                     |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<http://www.cflap.com>

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改选 .....     | 1   |
| 月食 .....     | 20  |
| 人生在世 .....   | 56  |
| 玛丽小姐 .....   | 119 |
| 那年故事 .....   | 170 |
| 永远的华尔兹 ..... | 220 |
| 戒之惑 .....    | 259 |
| 垃圾的故事 .....  | 279 |

## 改 选

按照《工会法》的规定，这一届工会委员会已经任满了，如果再不改选的话，除非工会法有了新的章程，否则再拖下去，会员也不能同意的。于是委员们忙碌起来，工会主席起草一年来的工作总结，为了使这报告精彩生动，让人听了不打瞌睡、不溜号，他向每个委员提出了“两化一板”的要求。

“你们提供的材料是我报告的基础，工作概况要条理化，成绩要数字化，特别需要的是生动的样板。”

你也许没有听过“样板”这个怪字眼吧？它是流行在工会干部口头的时髦名词，含意和“典型”很相近，究竟典出何处？我请教过有四五十年工龄的老郝，他厌恶地皱起眉头：“谁知这屁字眼打哪儿来的！许是协和语吧？”

委员们都在为“两化一板”忙着，本来冷落的厂工会，这时像停久了的钟摆，不知谁拨弄一下，滴答滴答地走动起来，显得少见的生气。人们路过工会的窗口，都不禁探头张望，担心里边别是出了什么事？“两化”倒是容易的，“一板”却为难了，委员们既没有艺术提炼的才能，又不像到人事科、劳动工资科、厂长室、合理化委员会照抄材料和数字那么方便。但是主席却像产妇进入临产期那样，孩子没有出世，已经琢磨得出他的声音笑貌；他仿佛看到了在会员大会宣读这篇作品的结果，得到了全体会员的欢迎和信任，一致赞成他们继续连任下去。

主席把委员们找来汇报“两化一板”材料，每个人的脸色都沉甸甸的，连通信员也是愁眉不展，他瞪着一堆久已不用的脏茶杯发愁，一时怎能洗刷出来？这时主席发言了：“来全了咱们就凑吧！咦？老郝哪？怎么又不见他？”

通信员抢着回答：“我通知他了，他说打发完死人就回来。”他巴不得主席说声找，那他拔腿飞跑，就可以丢下茶杯不管了。

“什么死人？”

“铆工车间的老吴头老死了。我们老郝给看的板子，选的地皮，这阵子正出大殡哪！主席，我去把他找来？”

大概考虑到把出殡队伍的头脑、葬礼的主持人抽走的话，得罪了死者倒不用怕的，反正他也不会提意见了，冒犯了群众那可是划不来的，何况目前正是改选期间，于是通信员只得低头冲洗茶杯去了。

“同志们！要紧的是样板！”他不满意委员们汇报的材料，“数字你们不给我，我也能搞到的。现在我这报告缺的是样板，难道我们工会委员会干了一年，没有一块样板？……”主席说得激昂慷慨，急得用手直弹桌子，爆起一阵尘土，呛得委员们直打喷嚏……

大家一阵沉默……

“板子倒是有的，我看中一副好板子，娘的，就是不给我。”幸亏老郝讲这话时是在出殡队伍里，否则那得了“样板”狂的主席，一定会抓住他紧紧不放的。

老郝拄了根拐棍，走在出殡队伍的前面，和他并排走着的，是死者的老伴，没有成年的儿子，和一些有着三四十工龄的老头，他们头顶都秃光光的，步伐迟缓，神态庄严，震慑得瞧热闹的人凝神敛息。跟着是十六人的抬棺大队，二十来人的挖墓大队。这些老郝眼中的年轻人，额头也已皱纹累累，经过时间的磨炼，饱尝了生活的艰辛以后，性格稳定了，开始变得踏踏实实，步伐沉稳起来。他们的后面，是拖得很长的群众队伍，并不需要特别组织的，只要老郝带头的，而且送的是一个善良的死者，人们就自觉地除下帽子，排到队伍里去。没有灵幡，没有花圈，没有旗帜，没有哀乐，只是默默行进中的送葬队伍，这对一个朴实的老工人来说，那是再合适不过的葬礼了。

老郝轻声地回顾左右说：“我在制材厂给他们一顿教训，老吴铆了一辈子铆钉，就连你这厂房架子也有他的心血，难道不该摊副好板子，他死活不给，这柏木的也是硬对付来的。”

到了墓地，墓穴早挖好了，吆喝着把棺材松绑轻轻放下去，开头几铲子土是由死者的亲人、老郝和老工友们填上的，随后那些年轻人才一拥而上，抡起那开动机、挥铁锤的臂膀，一眨眼工夫从平地耸起新的坟山。老郝照例讲讲话结束葬礼，他的墓前演说从来没有准备过，而且永远讲得动听，甚至连死者的行状也



「横豎也是遲到，  
他們能寬待我老頭的。」他索性在路  
基旁坐下歇腳。



不需特别记忆，他们共同生活了半辈子，熟悉得连手心纹路都清楚的。讲到最后，老郝叹了口气，惋惜地：“唉！又死了一个好手艺人，老吴那双手可是宝贝啊！他拿起铆枪来，比姑娘用绣花针还灵巧。他铆过的活过上千年万载，也找不出半点毛病。可是眼下有些心盛的娃娃，昨天还穿着开裆裤呢，今天刚满师，就想爬到别人头上撒尿。”老郝用眼扫了那站在圈子外边的真正年轻人，他们几乎没有勇气正视老郝的眼光，都扭过头去。“学学这位死去的老爷子吧！他是活到老，学到老，孩子们，这话不能错的。”

老郝送那老伴和孤儿回家，在他们家用拐棍这儿点点，那儿戳戳，提出一连串的问题：“米、面还存着多少？煤和劈柴还有没有？房子漏不漏？孩子上学多少学费？念书的出息怎样？……”那老伴哭哭啼啼地回答，孩子倒还镇静，给他娘补充着。

老郝看到最后说：“好吧！将来让孩子进厂补个学徒，把他爹的手艺传下去。你嘛哭够了也就算了，人老了总得死，你我不免也要走这条道的。可是你活着，就得打活着的主意，好生把孩子教养成人，死鬼也就心安啦！”刚止住哭的老伴，这时又哽咽起来。走出门老郝回头说：“烧煤眼看过不了冬，明天我着人给送来。”

每逢他打发走一个老朋友，两腿就增加一两分不自在，翻过铁路道口，累得他差一点瘫痪了。他记得工会找他开会；记起那头痛的“两化一板”：“横竖也是迟到，他们能宽待我老头的。”他索性在路基旁坐下歇脚。

一个没脚虎的小孩，刚学会走路，他那蹒跚的脚步和这患风湿症的老人差不多，在向路基爬过来。这时虽然没有火车，老郝依然顾不得一切抢前抱了过来，任凭孩子挣扎哭喊，他也不放松一点，他气得骂道：“娘的，这是谁家的孩子？要让火车碰伤轧坏，该到工会哭啦闹啦！”

一个婆娘听到声音喊着走来：“谁欺侮我们家宝贝儿？”

“我，是我！”他愤愤地把孩子朝地上一顿，顿得孩子哇地哭了。要是别人，那婆娘性子早发作了；可是认出了是老郝，脸上堆笑：“麻烦您老人家，给我们看孩子，谢谢您啦！”

“哼！”他挥了挥拐棍，“你这是什么做妈妈的？放孩子满处乱跑。现在我是浑身不得劲，要有力气，用这好好揍你一顿，就该知道怎么带孩子啦！”那婆娘在他背后伸了伸舌头，抱着孩子走开了。

等老郝赶到工会，会早就散了。只剩下主席一个人，埋头在写他那篇杰作，脸憋得通红，老郝也没敢打扰他，蹑手蹑脚地坐在旁边等待。他对于提起笔来，

正在动脑筋做文章的人，永远怀着敬畏的心情，哪怕他的孙女伏在灯下做功课，他也喜欢在旁边静坐观看，和她同享创造的烦恼和愉快。可是主席这篇文章太难写了，他几乎在折磨自己：一会儿抓挠头发；一会儿拧自己的鼻子；一会儿咬钢笔杆；一会儿拍打脑袋，青筋暴起老高，最后把笔一扔呻吟地：“噫！样板，样板，没有样板什么都完了！”

老郝同情地叹了口气，主席转过身，惊讶得眼睛都吊到额头上：“老郝你怎么搞的？多咱工会开会，你也没有痛快地参加过，不是迟到就是早退；不是张三叫就是李四喊，你是工会的委员，还是大家的勤务员？”

老郝怯生生地回答：“我不是来了吗？”

“好！那就听听你的汇报，两化一板，要紧的是样板！”

老郝抖抖索索地从大口袋里掏出个本子，污秽得跟抹布差不多，他颠三倒四地寻找，也找不到煞费苦心准备的“两化一板”，急得他两腮直哆嗦，偏偏那些滑腻的纸张不听话，在他手指头间滑来滑去。

“在哪儿？老郝！”主席斜着眼瞪他。

“这……这……我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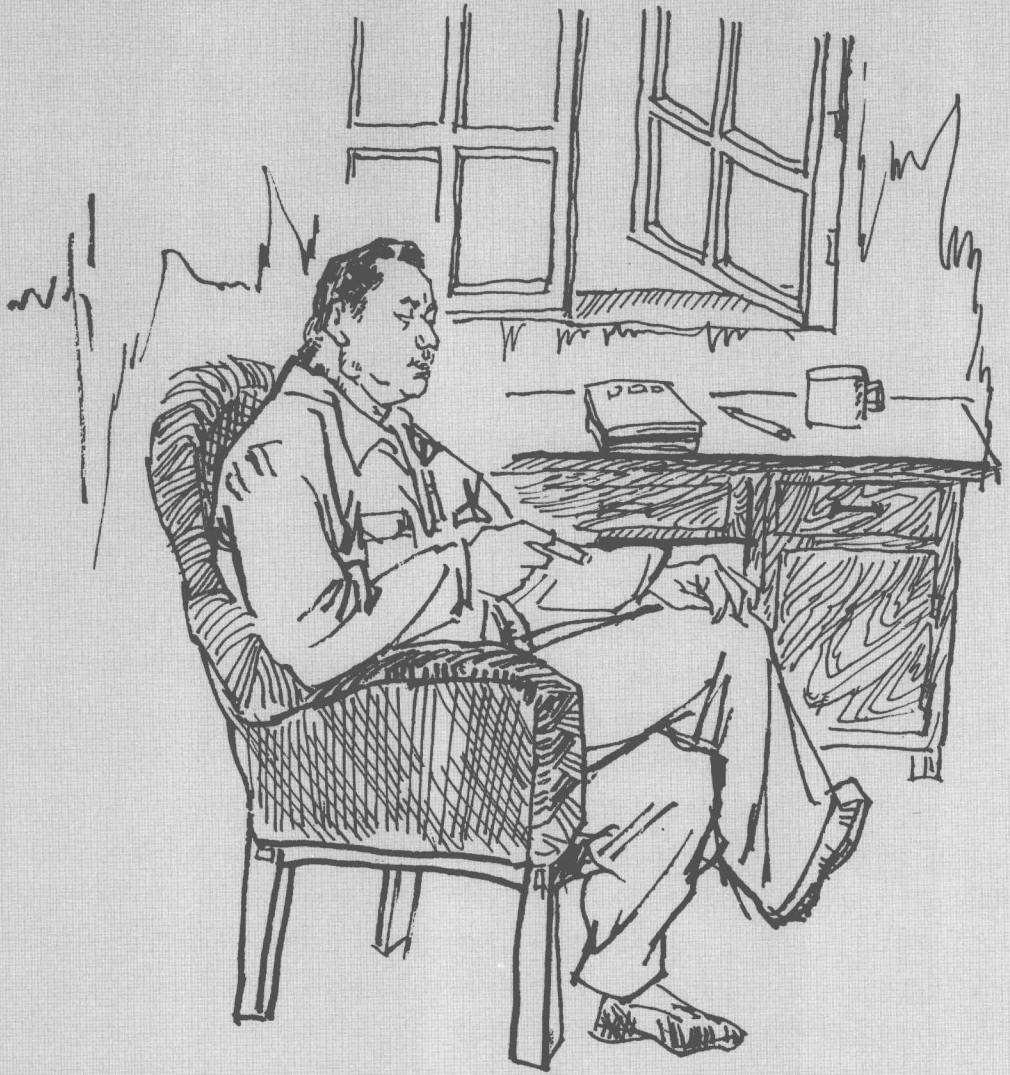
主席真的动气了，委员们都存心来欺侮他似的，谁也没有给他找来合适的材料，老郝更是荒唐，连句话都说不上来。他正颜厉色地说：“老郝，你让我给会员报告什么？就报告你一年来送了几个死人？……”

“我干了什么，大伙也全一目了然，你要让我说，脑袋不管事了。噫，这本子上我求人写着的，娘的，都给揣乱了……”

一个指挥偌大送葬队伍的头脑，讲话做事那么威风凛凛的人物，怎么在这个年龄比他儿子还小的人面前，变得软弱、衰老、可怜？老郝不是一下子把勇气全部挫折了的。他虽然是个基层工会干部，但是几年来整个工会刮来刮去的风，可把这老汉刮糊涂了。

起初他当工会主席，那份热心肠待人是极好的，亲昵的管他叫“我们老好”，开玩笑的称呼他是“老好子”。一切要都是这样顺顺当当就好了，然而不幸的事来临了。

……他捧着纸片，站在讲台上，结结巴巴地念着，动员参加反动会道门的工友赶快登记。这还是现在的主席，当时是工会干事草拟的文稿，哪怕最蹩脚的“公文体式”、“尺牍大全”，也要比这篇讲稿有感情、有血肉得多。老郝念了一长串前缀词句以后，本来文化不高的他，被这文字游戏搅得头昏脑涨，底下的词句没有来得及看清，嘴里竟滑出了这样的话，想收回也来不及了。



科长埋在圈椅里：“行了，你是工会干部，知道什么叫计划性？计划性就是法律，厂长他也不能破坏……”



“同志们！嗯……我们，大家，一齐，参加，反动，道会——”会场里轰动起来，老郝站在嗡嗡的人群面前手足失措，他慌忙补充一句：“喂，喂，我们大家，一齐参加，一贯道！”喧嚣声更大了，好久不能平息。

笑得最厉害的是青年男女，还有坐在主席台位置上的几个干部，好久，还捂着嘴偷偷地乐。

“嘻！两回我都把反对落掉了！照稿子念我是不行的。”老郝差点急出了眼泪。

“不行！你得检讨，这是政治上的原则错误，立场问题！”不久，老郝就改做副主席了。

“副主席也没啥！横竖我是个党员，什么工作也是党让我做的，怎么能挑肥拣瘦？”依旧是原来模样，整天马不停蹄地转着，除了有些顽皮的学徒，封了他一阵“点传师”，这些闲话也像露水见不得太阳似的云消雾散了。

恰巧那年春天下起缠绵的梅雨，年久失修的老工房都漏了，只要天一放晴，老工房到处挂起湿了的被窝床褥，像一片五花斑驳的万国旗，耀人眼目。

房产科正在按计划给厂长、科长维修住宅，也不管工友们半夜里睡不好觉，大盆小罐地接雨水，结果弄得个个熬红了眼，上班也打不起精神来。

“老郝呢？他怎么不见啦？”

“不能躲起来的，这事他不管谁出头？”

老郝倒真的没躲，正在和房产科长磨嘴唇呢，他满身泥泞气鼓鼓地坐着等科长解决。科长埋在圈椅里：“行了！你是工会干部，知道什么叫计划性？计划性就是法律，厂长他也不能破坏。漏这点雨就受不了，解放前怎么过来的？那时候坍的坍、倒的倒，让大伙将就点吧！”

“亏你说得出口，你还是个党员哪！”老郝“啪打啪打”地走出去，一路在地板上留下了泥汤。他到处走遍，想尽了一切办法，最后逼得他只好打把洋伞，光着脚丫子，站在厂长家门口，和厂长讲道理。这回倒真的是脾气发作，气得他直哆嗦——

“别人要是拖着不管，我不生气。你是厂长，你不该这样对待！开会、研究、考虑！那得等到驴年马月！”

厂长站在门廊里，躲闪着刮来的风雨：“老郝，你进来好好谈。”

“不，不，你多咱不答应解决，我不进去也不走，老工房有多少户像我这样挨淋！”厂长软劝硬说不行，只得下命令维修工程停工，赶紧去老工房堵漏子，他才满意地走了。

虽然他在党内受到批评，不应该这样对待领导；而且他挨了淋，风湿症又发作了，但他看到那么多笑脸，腿痛和批评全不在乎。腿总归好了，依然走马灯似的忙着。

反对工会经济主义倾向的这阵风，千里迢迢地刮来了，风尾巴一扫，小磨房就陷在风雨飘摇的局面当中。这使老郝真的担惊受怕起来。每天上班前花上几文钱，喝上碗热豆浆，省得家里妻小清早起来忙活，这是老郝放在心里许久的想法。凑巧工厂附近的小磨房关张，他建议厂里盘下，并且花了点钱改建一下。“难道这就是经济主义？当初谁也没有反对。”老郝弄不通这点，独自纳闷。

小磨房开张的那些日子，热气腾腾的豆浆，大家喝得美滋滋的。工友们欢迎、干部们高兴、上级也夸赞。建立小磨房的功绩，工会自然得总结，青年团也写了一份，行政认为有责任跟着上报了，份份材料都写得天花乱坠，但哪份材料也没提到老郝的名字。他找材料修房，买牲口，请石匠锻磨这些事，都不知记到谁的账上去了，老郝无所谓地笑笑，只要大家有浆喝，根本就不去计较的。

然而风是刮来了。

“谁的经济主义？”在小磨房里有人探讨起来。一位曾经总结过小磨房，把它比做天仙妙境的人，拭去粘在嘴唇上的浆皮子：“这得工会老郝负全责，都是他一人张罗的。我早就看出不对头，既然能够搞小磨房，发展下去粉房、菜园子不也可以？”他很为自己能提高到“政策水平”认识问题，而洋洋自得。四周的工友惶惑地瞧着他，人们担心着别把小磨房封闭了，但是终于没有撤销，因为热浆不仅工友爱喝，就连那些“事后诸葛亮”们也并不讨厌的。现在的工会主席，那时的宣传委员代老郝写了篇检讨，也没征得他同意就给报上去，后来老郝给免去了副主席的职务，担任劳保委员，他很知足也很高兴：“小磨房没关张这就行啦。我就是这样材料，卖我的老命对付着干吧！”

他上任第一件事，就是修建休养所，老郝忘记一切不愉快的事情，每天起早贪黑地干，寻工买料，勘测地皮，忙得不亦乐乎。他像泥瓦匠工头，浑身尘土仆仆，终于挑中了小树林的一块地方，那里靠厂子很近，原是旧社会打算给厂长盖洋房的，地基现成。人们路过那儿，停住脚：“老郝，这是干什么？”

“盖休养所，让大家享享福！”

“老郝，你真好！”人们赞美着走开了，可他的心却沉浸在这种幸福里，他觉得为人们做这一件件好事，就越来越接近人们盼望的时代。他舒服，痛快，有力地挥舞镐头，远远看，他像是个壮实的年轻小伙。

厂长站在门廊里，躲闪着刮来的风雨：『老郝，你进来好好谈。』





现在的主席，那时已经是副主席了，正是少年得志的时候，玲珑剔透，仿佛每个细胞都在跳舞似的。在一次什么会议上，有位厂里的负责干部，认为把休养所盖在小树林，不若修在太阳沟好：“那儿我去过一趟，风景美，空气好，真是有山有水……”我们这位主席最善于察言观色、领会上级意图的了，赶紧让老郝停工，到太阳沟另找新址。

老郝独自领着工友在这披荆斩棘，谁也不来过问，早预感到情况有些不妙。然而太阳沟的建议他却断然拒绝：“不行，我想过，二十来里地，又在荒山里，太不方便。”

“真是难以贯彻领导意图！”主席暗地想着，然后说：“每年夏天小伙子成群结队去玩，就说明那儿好，满山遍野的柿子树、枣树、梨树，还有草地，那太阳沟游起泳来多带劲！”

“不行！那儿闹狼！”他还是不同意。

“嘿！工人阶级会怕狼？笑话！”他不想再和这顽固的老头说下去，“这是组织决定，你就执行吧！”

休养所落成以后，特地先组织了干部去休养，还没有过三天，且不说往山里运送给养是何等困难，汽车开不进去，要用骡子往山腰驮；休养员原想在太阳沟里嬉水作乐，老乡们派出代表抗议，说这吃喝用水万万作践不得的；恐怖的是到了夜里，狼嗥声使人久久不能入睡，还要随时提防狼群的袭击。于是有人说自己健康完全恢复，无需耽误宝贵的床位，申请提前出所；也有人不怕狼而留下的，那些大抵是部队出身的干部，好久没有过枪瘾，趁此机会施展一下身手。

以后谁休养回来，就仿佛虎口脱生，人们都开玩笑地围上去祝贺：“恭喜恭喜！活着回来了！”

当反对工会只抓生产，忽略生活的风刮来的时候，人们把老郝和休养所连在一起：“为什么把休养所盖在深山里？”

“让我们修行出家？”

“叫我们喂狼？”

想不到干部也责备他：“你是工会劳保委员，为什么不起监督作用？”七嘴八舌弄得老郝没法应付，一发急更是说不出个整句子，他成了把好事办坏的“样板”。不久工会改选，偏偏他没有落选，因为这底细不久就拆穿了，人们相信老郝绝不会办这“缺德”事。只好让他挂上个委员的名，不再给他什么具体分工，这可把老郝苦恼了些日子：“我真是越干越寒心啦！”但是他在人们的心中得到温暖，大家越来越尊敬他、亲近他、信任他，在好多工友的心目中，老郝就是工